

日本集团意识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彭仁煌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摘要] 东洋史研究者、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对众多日本人的心理素质评价认为,比起个人主义,他们更加重视集体主义。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比其他国家的人尤为明显,因此,让人感觉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有所不同。而这种集团意识是根据生活的基础场所、社会环境、个人价值观而后天形成的。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 日本 集团意识 归属感 “内”与“外”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73(2012)04-0008-03

本尼迪克特的作品《菊与刀》中把集团意识当作调节日本人际关系的核心。与欧美人强调更多的个人主义不同,对于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中背负了许多的义务,人们把关心他人、关心集团当成一种光荣,而把只追求自身利益当成一种耻辱。在日本人的心里觉得个人的行动如果给集体和他人带来了不良影响是绝对不能被原谅的。即使没有给别人带来不良影响,如果个人的行动太过于突出,就会担心出现“枪打出头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往往要极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夏目漱石的《草枕》的开头写道“个人,如果肆意发挥聪明才智的话就会显得太过于突出,随着交际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因为自己一意孤行被孤立,这样,在这个世上生存就很困难”。日本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不过分的强调自我,努力的维护集团。

本人拟从日本的地理、历史、社会背景等诸多角度出来,来对日本集团意识形成的原因、过程、特征进行分析。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本集团意识

古时候的日本,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耕周期短,水稻作业必须由集体共同完成。比如收割和种

植,这种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完成的作业,在没有现代化机器的情况下,必须得到邻里之间的帮忙才能够顺利的完成。此外,灌溉水源必须与邻里有一个分配秩序,协调安排。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民们就对“农村”这个简单地域集团催生了归属感。在日本就出现了最初的“集团意识”。随着稻作文化的不断传播,形成于农村的集团意识扎根社会。当然,这种集团意识的形成,还与血缘意识、风俗、习惯、语言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是一个岛国,他们又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语言,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形成最初的集团意识。

在幕府时代,统治阶级把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形成了鲜明的社会等级制度。每一个社会阶级,以及其中的每一细分的阶层都有自己的包括服装、礼仪和行为细节的规定,这些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违者受罚。处于在高压政策下的同一等级人们,久而久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连带感。当时的日本有一种传统住宅形式——长屋通常住着几户人家,形成一种虚拟的家族式的集团。当集团内的人遇到红白喜事的时候,长屋的居民就会出来一起承担,但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也是相互帮忙,相互支持。集团内的孩子们平常由长屋里的大人共同照顾,他们一起游玩,一起上私塾读书。所以,在那个

[收稿日期] 2012-05-08

[作者简介] 彭仁煌(1983~),男,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在读硕士研究生。

时代,集团意识的最小组织单位就是“长屋”这种住宅形式。此外,幕府还设立了“五人组制度”。该制度主要是为了禁止基督教徒行教或管理浪人。在每个村子挨户编成,在农村相邻的五家编成一组,相互监视异教徒、犯罪者,成员之间负有连坐责任。利用五人组可以保证贡租,传达政令,另外可以起到农民间相互扶助的作用。由此可以说,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下,居住环境和居住制度是形成当时日本集团意识的关键性因素。

到了战争年代,日本政府充分利用了国民的集团意识,号召国民“保护日本”。例如,1937年9月近卫文磨内阁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这里所谓的“国民精神”即是“皇道精神”,纲要要求全民统一思想,维护“天皇”。不久,近卫文磨内阁又决定以“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为目标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同时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盟”,推动“发扬日本精神与敬神精神”,为发动中日战争做了思想准备。此外,政府还打出“奢侈是敌人”、“除了胜利什么都不要”等标语来麻痹国民,为国家发动战争做好物资准备。到了1938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可以统制运用全国的人力及物力资源,使得国家全部力量作最有效发挥。该法中有一个叫“銃後”词语不是“战争后方”的意思,而是告诉国民“战争不仅仅是士兵的事情,而是日本全民的事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进入了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用尽了日本的人力和财力,但是政府不断鼓吹“单一民族”、“岛国”来唤醒民众的集团意识,蛊惑战场上的士兵和国内的百姓,让人们觉得战争是“为了国家”。在政府的蛊惑下,年少的孩子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都会心甘情愿“为了士兵”、“为了天皇”下田播种农作物。这种爱国精神的植入,使得士兵都会不惜生命,“为了国家”、“为了天皇”奔赴战场。当时著名“神风特攻队”被称为“恐怖的日军敢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中途岛失败后,为了抵御美国空军强大的攻势,挽救其战败的局面,日本军队利用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总之,日本政府在战争时期充分的利用了大和民族的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就

是当时被政府利用的“集团意识”。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集团意识

战后,日本人生活中的基础范围由村落向公司之类的组织转变。但是,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没有丝毫的变稀薄。上班族对自己所属的企业抱有很强的从属意识。例如,日本公司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员工一旦进入公司,到退休为止需要在公司度过40年左右时间。因此,公司就成了员工们生活的基础范围。可以说,日本组织团体是类似家族集团的命运共同体,大家的命运与公司紧密相联,而支配这种特殊职场关系的理论是“平均化”、“同一化”。如果你在公司不与其他人保持行动、言语一致,那么在公司就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如果过分的强调自我,就会被公司人所排斥、排挤。其次,“年功序列”是指按照员工工龄的长短和对公司贡献来确定工资额的制度。年功的含义就是年龄愈大,在企业内的工龄愈长,功劳就愈大,熟练程度也就愈高,工资随之越高。序列就是等级的意思。只要在企业内的工龄长,对企业忠诚,能力不高也可以提高工资,提升职位。对雇员来说,这种工资制度也增加了员工对公司的依赖性和安全感。总之,日本职场的终身雇佣制造成的虚拟家族感,使得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极其强烈,也就形成了有利于公司团结的“集团意识”。

以上所表述日本人国内的集团意识。那么,在生活在海外的日本人又是抱有怎样的意识呢?日本移民以南北美大陆为中心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集中最多的要属巴西,大约超过150万民,占巴西全国总人口的0.8%。2008年是日本人移民巴西的第100周年,日裔举行了许多纪念庆祝活动。他们与当地人通婚,逐渐淡化了日本血统,虽然不会说日语,但因他们始终以“日裔”骄傲自豪,还要求子孙后代继承日本文化。每年的除夕夜,许许多多的日裔都会聚集在巴西日本街广场上的巨大屏幕前,一起观看NHK电视台直播的红白歌战,他们会因为听到故乡的歌曲,而潸然泪下。年中行事的庆祝活动也按着日本固有的形式继承下来。正月里大家一起打年糕、煮杂食汤、穿着和服等等以各种形式享受着“日本人”自己的节日。他们的生活环境虽然已经远离日本,但是他们的心灵的栖息地和归属感认

同的仍旧是日本。

三、日本集团意识的特征——“内”与“外”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对某一特定集团的归属意识。每个人都区别“内”、“外”而生活。比如,日本人常常喜欢坐在列车的角落里。若是有空座的话,他们一上车会毫不犹豫地坐到角落的位置。有些偏执的人虽坐在其他位置,但如果看到角落的位置空下来,就会坐到角落去。若是没有空座且很拥挤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站在车门的附近。而且坐车的人的大多数都听歌、玩手机、看书、打游戏。这难道不是把与周围人的接触缩小到最小限度的体现吗?因为乘坐列车的人基本上全是陌生人,所以尽量不与这些人扯上关系。耳机、手机、书,游戏来间隔与陌生人的关系。由此可见,日本人把电车中周围的人摆在“外”的位置,不允许其靠近。这种内外的意识一旦变得激进,就会出现如果不属于“内”部的人的话好像就不属于人类一样,可以看出这种极端的人际关系对比。那些不但不给老人或身体障碍的人让座,反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或视而不见的日本人,让我们明白了:日本人对于内外有别是如何的明确。

即便是在过去,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中,在同等身份地位的人们有相当强烈的团结感,不存在跨越自己身份的交流,而且连那样交流的场所都没有。在现代社会,身份的限制也一定是把内外划分的更明确。

由此可见,日本的集团意识是有着“内”与“外”的极端倾向。这也证实了日本人对某个特定集团的归属意识。也可以说是从过去到现在,社会即便改变了,而“内”与“外”的极端倾向却始终如一,也算是日本的集团意识的最大的特征。但是不同的人对于这种“内”与“外”的划分具有不同的范围。例如: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与外界接触的人,他们把自身

以外的所有的都归结于“外”,而“内”只有他自己。再比如说,有的人如果不属于某个集团他就会不安,也就是所谓的集团依存,这种人也是存在的。与其说他们将“内”的范围扩大还不如说他们不存在对内外的区分。那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属于某个集团就会感到不安,甚至感到其他人被疏远。这样的人欠缺人员主体性,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所谓的“我”是属于“集团的我”,是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去谋求自我的存在。

四、小结

本文把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分为过去与现在两部分进行分析。正如第一节开头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集团意识的起源可追溯到稻作文化的传统。时光飞逝,武士与商人出现,职业形态开始从农耕社会向多样化的社会变化,职业成为身份的象征。人人定居在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地区,与自己身份相同的邻居团结起来共同生活。在战争年代,成年男子不分身份奔赴战场,老人,妇孺作为后方守护着国家、家庭。这个时期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因“为了国家”这样的大名义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利用。战争结束,随着薪金制职工这一新的职业形态的产生,出现了年功序列、终身雇用这一日本独特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 [1] 埃德温·赖肖尔. 日本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 [2] 杨 伟. 日本文化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3] 鲁斯·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 [4] 夏目漱石. 草枕[M]. 日本旺文社, 1947.
- [5] 中根千枝. 日本社会[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 [6] 中根千枝. 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M]. 东京: 讲谈社, 1967.
- [7] 荒木博之. 日本人の行動様式[M]. 东京: 讲谈社, 1973.

【责任编辑: 李春辉】